

黄 济 著

黄济教育文选

雪泥鸿爪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黄 济 著

黄济教育文选

雪泥鸿爪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泥鸿爪:黄济教育文选/黄济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7
ISBN 7-303-05862-1

I. 雪… II. 黄… III. ①黄济-文集②教育哲学-文集
IV. G4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4288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出版人:常汝吉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 092mm 1/16 印张:25.5 字数:450 千字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册 定价:38.00 元

七律 明志與自勵

教圃耕耘幾十春
喜看桃李已成林
一生兩技任評說^①
三枝持鞭務淳真^②
行不負人常用忍
文求出己英效聲
天公若肯何年月
自當續播爭寸分

黃濟



2000年春日

① 一生兩投：指在抗日戰爭期間投奔國民黨統治區，在解放戰爭期間投奔解放區。
② 三枝持鞭：指在華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任教。

鴻雪
爪泥



① 一九四五年五月在山东省立临时中学毕业合影 后排右起第四人为黄济

②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二届教育学心理学学科小组全体成员



鹤雪
瓜昆



① 一九八五年夏季与大百科全书
教育卷全体编委合影
② 一九八九年参加教育史博士生
学位论文答辩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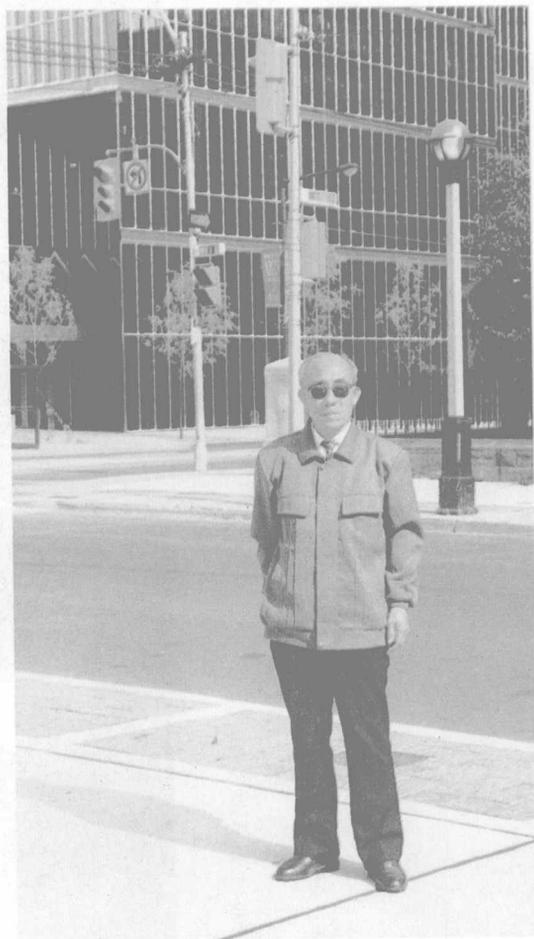
鴻雪
爪泥



④ 一九九五年与老伴周密设家宴祝贺石中英范文霞同志结婚之喜

⑤ 一九五零年六月三日与周密同志结婚合影

⑥ 黄济一九九二年在加拿大多伦多



鴻雪
爪

自傳

自傳
自傳
于鴻德

自傳

關於《自傳》編排的說明

黃濟先生的《自傳》作于五十六年前，跟隨他本人達半個多世紀，已經成爲一份極其珍貴的文獻。在本書正文之前，我們影印了黃先生的這份《自傳》。由于原件是右起豎寫的，故影印件變成了左開豎讀的情形。文中的注釋是黃先生付印前加注的。

編者

二〇〇一年七月七日

自傳

于鴻德是我的原名。

這是我于一九四五年五月在皖北臨泉山東臨中高中畢業時寫的一份自傳，批改的是我的恩師張可爲先生。

這份自傳，隨我歷盡滄桑，至今尚存，頗感欣慰！現復印奉送親友并借此明志與自勵。

黃濟

一九九八年七月廿日

時年七十有七

自傳

余籍山東即墨，世居城之西關。先祖諱延緒，業商。先父諱世遜，繼之以是家庭經濟狀況尚屬小康。余兄弟二人，余居長。弟汝德，於余者三歲。余生三載，遭先祖之喪，六歲時，春正月，先母黃氏故，秋繼母江氏來歸。無幾，復三載，先父又去世矣。是年，余已九歲。翌年春，二祖與余同居，斯時，一家之中，只祖母慈母與余兄弟四人耳。而又先父新喪，繼母居留外祖家。當此之時，外與期功伯叔之親，內鮮无姊之助，門衰祚薄，所謂極矣。

當先母去世時，余僅能行，弟尚在襁褓中。祖母程氏憫余與弟皆幼，躬親撫養，日則抱之，夜則撫之，弟以失乳故，恆應哭，每祖須四五次，以此祖母三載間，未得安睡一日。而余又少多疾病，祖母為余親赴數十里之外，求醫問卜者，不知凡幾。余病甚，祖母則絕食，救與弟之得有今日，皆祖母勞瘁所賜耳。

余小時，苟有過，祖母以為孤兒，只斥之，非過過之極大者，鮮加撻笞。且每撻後，余涕，祖母亦涕。余時尚幼，莫為介意。今偶思不禁，吸泣骨肉之親，莫逾此者矣。

注一：經商起家的，主要應是我二祖父。

注二：六歲，是指虛歲。實足年齡應是五歲，后同此。

注三：我幼小時，對我盡撫養之勞者還有我二祖母及二叔姑母，應作補遺。

自傳

自先父去世後，所營商業，與等謀，繼而又遭經理王某剝削，自情甚巨，乃歇業，破產償債，而家庭狀況，即以此而見不美。余七歲，先父送余就讀於鄰近之私塾，嗣後五六年中，以父喪，割居逃避，顧震亂，償還債務，使學業忽就輟，先後更師凡五，又從者多為腐儒，故行年十四，雖名將四書及詩書禮畢，讀無道，而欲求一能稍明大意者，則實寥寥。八年未之，大好先即為之虛度矣，悲夫。

翌年春，乃轉入縣之考院小學五年級，自此以後，生活乃步入新階級，精神亦殊甚感舒適。惟習於舊日私塾之呆板運動，場遊藝室間，雖有餘之足跡，況○○不分，亦深嘗數學之善，素賴同學為助，越半月，即稍有所得，終以勤奮，有力學期成績，得為本班冠。且學校成立，學生自治會，余又取得首席，故師長同學，多垂青以待，親友間皆以為余為可兒。小學之生活，誠余之生史中可紀念之一頁。——黃金時代也。然時今日，已為陳迹，可兒矣哉！

至民國二十六年，余小學卒業，適七七戰事爆發，各地學校先後相繼解散，是年末，敵人侵入吾邑，姦淫殺戮，無所不用其極，斯

自傳

時吾邑青年莫敢以學生自稱者。余因居家中。聞出愁城與外
不通聲氣者約年載。予七年夏初。猝得戰事。擊急。敵人向集。兵
力計。將吾邑駐軍。與敵相逐。於是游擊隊乃相繼入城。當時吾
邑游擊部隊之強勇者。有陳輝。趙紀。四部。城內於子軍。皆一
為紀部之防地。舊日考此諸師。多任其中。余往謁政。到處長善春
誤。者既。亦學。到育。者。遂大喜。余在其中。亦以職。於是半年來。所
度之地獄。方得解除。而重見天日矣。孰料未及旬日。敵入返。以破。露
吾邑。游擊隊以新組成。缺之者。作戰訓練。爭相逃竄。莫敢相顧。
槍校。馬匹。者。不計其數。余適奉令外出。因而被棄。至返後。紀
部已。去。者。不得已。乃去城。北。五。里。刻。家。居。姨。母。家。斯時。此
耗頻傳。云。即。城。已。成。瓦。礫。余。飲。食。不。盡。進。只。期。祖。母。然。母。得。脫。刑。除
出。二。日。後。家。人。至。云。敵。人。調。查。言。苦。嚴。社。母。令。汝。與。弟。速。歸。以
此。得。悉。祖。母。然。母。向。未。罹。禍。乃。大。幸。喜。但。不。欲。歸。姨。母。及。家。人。數。逼
之。弟。亦。勒。令。歸。後。無。奈。乃。返。以。從。生。活。又。此。開。端。較。諸。往。日。尤。為。難
處。

二十一年正月。同。告。官。君。往。約。余。赴。青。求。學。請。於。祖。母。斯。時

自傳

家庭經濟狀況業已形拮据，但祖母憫我失學，且以為在敵人鐵蹄下
賦閒家居亦非長計，乃欣然許之，余得以成行。至青，賴友之薦，入
禮賢中學二年級下。斯時社中以德人所設，尚得維持舊狀，雖由為
補習班，而實已正式授課。終日閉門謝交，與外人隔絕。且師長三訓
相時，有國家思想及民族意識之灌輸。故當時之禮賢中學，誠
避秦之桃源也。同學皆怡然自樂，功課亦較其他各校為佳。但余以
家事累身，時作往返，以致所學多無，遠不如昔矣。

是歲秋社賢閉門自守之高，不可再繼，乃被迫開學參加偽

方一切集團活動，但仍相德人，極力謀方面除。在星期附加語三

種，尚無敵人指導員等。注四教育自此日漸，同學中之有熱

氣者，皆別作他圖。余亦萌去後防之意，恨無機可乘耳。注五

前歲暑假間，余自社中返適，祖母疾見余而泣曰：吾非不教余

學，然家事日繁，經濟日窘，弟尚幼，當學爾，其勿復延，續也。余以

是乃艱學，後祖母為得一小學教員職，促余往就焉。自此以後，便

家事之累，人世之苦，社會黑暗，世態炎涼，及敵人之殘暴虐待，莫不

親身親見。親見親友之黨，方剛之人處此社會之中，莫不舉止失措，動輒得

注四：三班，系指三課時。

注五：后防，應為后方。

指當時國民黨統治下的大
后方。

自傳

然。我若榮貴之不能相定。幸有數百天真瀟灑之朋友。纏繞左右。使余在萬惡社會之中。得稍一息之真情。而貽余一刹那之樂也。然前途茫茫。渺無所止。終不能不興歎而傷悼也。每於夜不成寐時。默思家庭之慘。身世之苦。苟無祖母在。恨亦遠走而生。恨不奮門而死。念及此。不覺涕泗嗚咽。噫。泣者矣。故於此期中。精神生活。頹廢至極。然有時自問。今生將如此而已乎。將如此而已乎。

初中同學于君。連輔。赴去歲春新設立之中心小學。邀余往。余欣然就之。其中尚有舊日小學同學三二。皆余之莫逆交。以自得。終。自習之機。未年之志。自此決矣。常與郭君計。舊是院及社中。同是苦路。造且生。無保為謀也。

去歲暑假間。有曹幹同學。張某自阜歸。得詞一切。乃與郭君等。決某年之行期。此次未年之前。曾兩次束裝。皆被阻於祖母。未得遂致。屢請於祖母。初仍不許。後見余意已無可挽回。乃強為應允。臨行時。猶數為叮囑。涕洟也。

八月末。與郭君。未年。去雙溝。袂郭去界首。余未集。集之年。來之地獄生活。始得以擺脫。而宿志得償矣。先後之我判若

注六：阜，指皖北阜陽當時屬國民黨統治區。有「國立二十二中學」。

注七：郭君，小學同學郭成侗，當時同在國民黨游擊區教書。

自傳

二人其情之樂，何可盡言。至集集後，通學集舉行編級，余與高未第，於是乃流浪市廛間，求學不得，謀事不就，困居序道。兩月當此之時，余所携之資，已化費無餘，為餬計，不得不變賣富質，暫為支持，而廢食不絕者，恒有言。幸後山東省府以此設學生接待所，余賴王君之薦，得入自。此生活方面，始有所寄託，惟食終日無所用，心殊感精神無適耳。

一日，所中赴集集，遂乘派余與同學胡某偕，及裝載畢，車三輛雜柴集時，天已過午，且大陰，所中管糧者郭某，乃先返。只當余與胡君及勤務三人伴同車行，去集集里許，乃而車忽停，忽止，未幾風起，雨亦較大，路滑甚，車終不能行，幸賴鄉人為助，得達三王寨，天已晚矣，時乃大風雨，余與胡君，初未此莫識者，且載重責大，不敢稍忽，乃哀求鄉人，勉為冒雨前進，既出三王寨，未及半里，而愈急，風愈大，天陰愈甚，對面不見半馬，皆仆車已沉於泥中，不克前進矣。余與胡君計，並勤務與鄉人，暫守車輛，余文赴匪求援，時天已大黑，路徑難辨，幸賴時表，執摸手，向甫前進，墜於深溝中者，不幸為溺死，至夜暮時許。

注八：山東省府，系指國民黨山東省政府，當時于學忠任省主席。

自傳

時抵可錫王組長因天寒而濕周身水沈戰慄不能成音後其
故時而已稍歇中乃派人往援矣以此而論師屋與於集會時殊
此彼之甚且苗舍服務中諸同舍亦多未問存者全因得識而結
交之故由此以後余甚深知苦中學之趣故今日食粗糲御蓬藿而
不知其苦者皆榮集之與此後之所遺遺憾也

吾杜春年未嘗臨時中學成三舍又得未此入高一級
不惟顛沛流離之生活得以解除即精神學業皆有所得宿
矣

臨中自開學以來至今已載有奇於初時雖食住方面受
省府經濟困難之影響稍感痛苦然學業之隆張實非他
校所能媲美況中原戰爭激烈之時附近各校皆停課潛伏而
本校仍安心授課未被牽扯終於一載之中完成三學期之
學校畢業之期指日可待矣回憶余於此載中固有良師
之訓誨益友之砥礪然以自身多病又累於外務年來所得
甚屬寥寥徒為益加長矣是余每一念及祖母臨行之囑而長
歎慙然也